

陳炯明反覆無常

王成聖

乃父中舉取名陳捷

民國十三年（一九二四）九月十二日，孫中山先生督師北伐，聲討直系軍閥曹錕、吳佩孚，大本營進駐韶關。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，受汪精衛、陳璧君兩夫婦的蠱惑。從上海到香港，轉赴韶關晉謁中山先生。請他有怨陳炯明，准陳改過自新，參加北伐行列，將功折罪。詎料，平生鮮少疾言厲色的孫中山先生，不等吳敬恆把話說完，當下便怒容滿面，憤憤然的說道：

「陳炯明謀叛，他要殺我。我什麼人都可以寬恕，唯獨陳炯明不行！」

吳敬恆和孫中山先生是舊交，又是國民黨的元老。他爲北伐前途着想，不惜跪在中山先生面前，懇切請求的說：

「這一件事關繫北伐前途甚大。先生不答應，我就跪在這裏不起來！」

孫中山先生無奈，只好一面扶起吳敬恆，一面溫語相慰道：

「快些起來，我便爲你饒恕了他。不過，我要他寫一張悔過書，從此百事皆了。」

孫中山先生的宅心仁厚，寬大爲懷，使吳敬恆非常之感動。吳敬恆在中山先生扶掖之下欣然起立，

請 中山先生先行致電陳炯明，略作宥恕的表示。對於吳敬恆這一要求，中山先生却以無比堅決的態度峻予拒絕，中山先生正告吳敬恆說：

「陳炯明一再的要殺害我，如今連一張悔過書都不肯寫，那我還能指望他悔過嗎？」

吳敬恆也認爲 中山先生所言甚是。他專程跑了一趟汕尾，會晤陳炯明，力促陳炯明寫悔過書，決心痛改前非。然而，駐兵東江的陳炯明竟悍然不應。遂使德高望重，一言九鼎的吳敬恆鐵羽而歸。由於這一次吳敬恆上了汪精衛、陳璧君的大當，使吳認清了叛逆的面目。因此，自寧漢分裂以至抗戰時期，當汪、陳變節降敵，甘爲漢奸，吳敬恆卽曾一再撰文痛斥，吳在致書陳璧君時說：

「……自古無不亡之國，亦無不死之人。人有人格，國有國格，人爲被誘而死，國爲被誘而亡，均爲民族之恥……『引刀成一快，不負少年頭』（按係汪精衛當年行刺清攝政王載灃時，舉國傳誦之詩句。——筆者註），人皆信元老之顏面，更華貴於少年之頭也！」

嘻笑怒罵，痛快淋漓之餘，卽連國民黨開除汪精衛黨籍之決議文，摘奸發伏，大義凜然，也是出自吳敬恆的手筆。至今猶憶其中有警句云：

「汪兆銘承本黨付託之重，值抗戰緊急之時，擅離職守，匿跡異地，散發違背國策之主張。鼯日來電，竟主張以敵相近衛根本亡我國之狂悖的聲明爲根據，而向敵求和。……就其行爲而言，實爲通敵求降，充其影響所及，直欲撼動國本。……」

自吳氏此一決議文出，汪精衛叛國鐵案如山，自此千秋萬世，永受世人之唾棄。

如所週知，孫中山先生一生仁慈寬厚，推赤心置人腹中。於焉異國志士，都樂於爲他效死。何以獨一早期革命黨員，經由中山先生一手栽培提拔的陳炯明，竟會傷天害理，梟獍其心，再而三的率衆稱叛呢？實則，陳炯明確是民國罪魁禍首，中山先生的畢生尅星。倘若他稍存忠厚，也許中國現代史，俱將改寫。陳炯明那罪惡的一生，及其淒慘的結局，着實值得一記，以爲後世亂臣賊子作爲炯戒。

陳炯明廣東海豐人。光緒四年（一八七八）正月十三，他的父親陳暄中舉，報子爭送捷報到陳家，恰值陳炯明呱呱墜地。陳暄一高興，便將他取名爲捷，字贊三，號競存。直到光緒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）陳捷二十一歲，上縣城考秀才，方始改名陳炯明。風雲際會，開府廣州後的陳炯明，曾經大言不慚的語人謂：「他是因日月兩懷胎，故以炯明爲名。十四年十月十七日，蔣中正先生率師東征，力克陳炯明的巢穴——惠州，即曾發表僚電，中有：「昔日陳逆自以爲日月懷胎，應登帝位之迷夢，或可從此打破。」可知陳炯明是夙有帝王思想的。

丘逢甲仗義救一命

陳炯明的少年運很不好，四歲喪父，八歲失祖，家道由而中落。所以他七歲入塾，直到二十一歲才中了一名秀才。兩年後庚子（一九〇〇）拳匪之亂，陳炯明和他同科得中的同窗馬育英湊了一筆錢，在海豐

開闢了一個小小的農場。以耕種所得聊以餬口，並且結交朋友。光緒二十九年（一九〇三）清廷把科舉制度廢了，陳炯明無從再考舉人。只好在翌年進了海豐速成師範學堂。次年卒業後，一事無成，僅祇組織了一個正氣社，呼朋牽侶，不時發發不平之鳴。直到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）六月間，他才負笈廣州，成爲廣東法政學堂的學生。

清制，法政學堂是爲招集官紳入學而設。官紳以外，再由每縣保送學生兩名，如果還有餘額，始可招考新生，同時規定報考資格必須已有功名者。學堂中的教員有好幾個日本人，其餘也是自日本歸國的留學生。當年胸懷大志，投身革命的法政師生共祇三位，教員朱執信、同盟會廣州主盟人鄒魯和陳炯明。朱執信曾經留日歸國，鄒魯却是並無功名的白身，他爲了投考法政，特地花了十塊銀洋，去捐了一名監生。而且事先還跟捐務局裏的人說好，萬一考不取，捐務局要退回給他八塊錢，然後把監生的執照註銷。

朱執信和鄒魯冒險犯難，腳踏實地的在做革命工作，他們曾在光緒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）聯絡新軍發動廣州起義。不幸事洩，同志嚴國豐、葛謙慘遭槍決。至於陳炯明就顯然有點鋒頭主義，他曾領銜上控惠州知府陳召棠嚴酷擾民，使陳召棠丟了烏紗帽。於焉他小有名聲，乃與馬育航等秘密結盟，在海豐創設自治會、戒烟局，連縣倉和育嬰堂都攬過來歸他們管了。利用這種關係，陳馬二人又在海豐創辦「海豐自治報」，鼓吹「不均產之害」，思想上頗與共黨接近。有了報紙和若干社會事業在手，光緒三十四年陳炯明在法政學堂畢業後，翌年六月便順利當選廣東諮議局議員。

廣東諮議局的副議長是遜清工部主事，愛國詩人丘逢甲，而鄒魯又是丘逢甲的私淑弟子。鄒魯因丘副議長之介，也進入諮議局担任四名書記之一，書記長又是一位同盟會老同志古湘芹。光緒三十四年九月，廣東諮議局舉行首次會議，陳炯明便在丘、古、鄒三氏的鼓勵支持之下，以激進份子姿態出現，提出了許多驚世駭俗的議案，諸如廢止就地正法

，裁撤廣東善後局，革除衙門積弊，禁絕一切賭博等等。青年議員陳炯明，至此遂為廣東官民刮目相看。三閱月後，全國各地諮議局在上海召開聯合會，陳炯明儼然而為廣東代表。跑了一趟上海，正式加入同盟會。

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）倪映典發動廣州新軍起義，丘、鄒、陳和朱執信等均曾參與奔走擊劃。不過鄒魯被派往潮汕運動民軍響應，陳炯明却在起義之前，先把他的寡母送到香港。新軍起義失



民國元年，陳炯明初任廣東都督時攝。

敗，大批同志被捕，鄒魯聞訊立即趕回廣州，多方設法營救。陳炯明則一溜烟的逃到香港去，從此深居簡出，閉門謝客。

廣東巡警道的一名王道台，查獲了新軍起義諸同志的名單，爲示鄭重起見，親持名單赴諮議局指名逮捕陳炯明與鄒魯。幸好丘逢甲正在局裏，他看過名單，不待王道台開口，便臉色一正的說：

「陳炯明、鄒魯是我最信任的人。假如他們兩個是革命黨，那麼我也一定是革命黨了。你要按名逮捕的話，請你先拿下我吧。」

丘逢甲不但身爲廣東諮議局副議長，而且素得民心，望重嶺南。王道台不敢輕易開罪，只好勉強陪笑的說：

「這份名單是我底下人報上來的。陳鄒二位既是好人，想必是他們誤報了。」

黃興痛斥論罪當死

正由於丘逢甲挺身而出，方才免了陳炯明、鄒魯的殺身之禍。鄒魯迅即通知匿居香港的陳炯明，天坍下來都有丘逢甲頂住。陳炯明便放心大胆的到海豐去打了一轉，然後重返廣州。由丘、陳、鄒通力合作，再度提出禁賭案。廣州賭風向熾，賭場老闆都有強有力的後台。在他們的銀彈攻勢之下，陳炯明的提案竟遭否決。幸虧丘逢甲決心與惡勢力相週旋，他成竹在胸，早有勝算，命陳炯明在表決前提議使用記名投票

法，再使古湘芹、鄒魯揀出三十五張否決票，一古腦兒送到報館去。翌日各報刊出反對禁賭的議員名單，廣州人士議論爲之大譁。各界推選代表，在明倫堂召開大會，聲援禁賭，對否決禁賭案的三十五名議員痛加撻伐。於是，這三十五名收了紅包的議員便不得不面顏請辭，掀起一場軒然巨波。全粵民心爲之大快，清廷派出三名道台查辦，結果仍是正義伸張，廣東全面禁絕賭博。一連多年，連民間唱詞「說魚書」，和船上賣膏藥的道白，都拿這一次禁賭案的原委做題材。事後，陳炯明又把握機會，採用「可決票」的那一個可字，與丘逢甲、鄒魯、古湘芹合作在廣州辦了一份可報。

驚天地、泣鬼神的辛亥三二九黃花崗之役，鄒魯奉命利用可報，直接向廣州新軍進行革命宣傳，結果是被清吏勒令停刊。陳炯明則走了一趟香港，被統籌部任命爲編制課長。三月二十九日那一天，按照原定計劃，陳炯明應該大集東江健兒，進攻旗營，那是十分重要的一項任務。然而，爲時既屆，總指揮黃興暨諸同志竟然久候陳炯明等不來，而事機洩，危機間不容髮，只好如時發動，奮勇衝進。一場鏖戰，革命同志寡不敵衆，傷亡纍纍。除黃興等數人僥倖逃出外，罹難同志達八十餘人之多，幾於全軍盡墨。尤且民黨精英，損失殆盡。經此慘敗，負指揮之責的趙聲嘔血而亡，黃興亦痛不欲生。他因爲右手指傷，曾經由他口述，胡漢民筆錄，撰文詳述經過，分寄海外同志。在這一篇珍貴的革命文獻中，黃興痛切檢討失敗原因，對於虛妄憤事，貽誤大局的陳炯明、姚雨平及胡毅生，直斥他們論罪當死，決無可追！

黃花崗役後，丘逢甲密告鄒魯、陳炯明，清吏已經查獲他們參加舉事的證據，囑他們從速逃走。於是

兩人前後逃抵香港，其間，陳炯明爲了補過贖罪，一度響應黃興所主持的暗殺活動，打算自暗殺清吏入手，以暗殺暫代起義。但却由於同志率皆不願與他共事，唯有拉攏採取恐怖手段的無政府主義者劉師復夫婦，籌組了一個東方暗殺團。準備遣人潛入北京，混進勢將召開的國會，將滿洲大員一網打盡。然而，其結果又是雷聲大，雨點小，不啻紙上談兵。其後他再從鄒魯那兒領到五百元經費，使陳敬岳、林冠慈，炸傷革命之敵水師提督李準。

辛亥革命，武昌首義的消息傳到廣州，廣東革命同志立即在香港舉行緊急會議，籌商如何起而響應。那時候趙聲早死，黃興業已離港赴滬轉往武漢，陳炯明乃得顏顏躬身其間。當日會議決定，朱執信、胡漢民負責廣州起義，徐維揚、陳炯明，和姚雨平分赴北、東、西三江，兼及韓江，發動民軍舉事，由鄒魯居港支援策應。於是陳炯明搶先一步，趕到淡水，號召了一批民軍，九月十一日（陽曆十一月一號），揭竿而起，進襲惠州。可是因爲籌劃倉卒，欲速不達，一開仗便與清軍相持不下。迫不得已，陳炯明乃向鄒魯乞援。正好鄒魯在香港買到了兩百桿鎗，邀集了二三百名志士，還包好了一艘輪船，即將進軍汕頭。既然獲報東江告急，便把這一支兵力全部撥給陳炯明，下令包船駛往東江。就由於這一支援兵的抵達，使陳炯明的部下士氣丕振，人人奮勇爭先，遂而一舉攻克歸善縣城，時在九月十八（陽曆十一月八日）立冬之日。同一天內，惠州城裏的孫清陸路提督秦秉直，聽從水師提督李準的力勸，率部反正，開城投降，陳炯明便在翌日昂然進入惠州。自設總司令部，統率東江各屬前清降卒和起義民軍，開始擁有部隊和地盤了。

巧取豪奪躍居督軍

廣州方面，則在九月十九（陽曆十一月九號），由於前清水師提督李準遇刺喪胆，痛改前非。為保全身家性命計，見風使舵，向革命軍接洽投誠，督撫司道走避一空。廣州紳學各界，公推胡漢民為廣東都督。可是新任民國都督苦於無兵無勇，而當時廣東唯一立定脚跟，有人有槍又有地盤的，就祇得一個陳炯明。誠所謂風雲際會，時來運轉，九月二十七（陽曆十月十七日）的廣州各界代表第二次會議席上，胡都督即提名陳炯明為廣東副都督。十二日後，陳炯明趾高氣揚，率部進入廣州，與胡漢民分庭抗禮。時光易過，又兩閱月，十一月初五（十二月二十四日）冬至，胡漢民奉 孫中山先生之召，赴南京出任臨時大總統府祕書長，於是陳炯明又借步登高，居然代理廣東都督了。

其後 中山先生辭卸臨時總統職，舉袁世凱自代。元年陽曆四月二十五日，中山先生由胡漢民等陪同，重履一別十七年的五羊古城——廣州市。陳炯明在都督府設盛宴款待，這是陳炯明初次晉謁 中山先生。可是，盛宴方畢，陳便要了一手以退為進的妙着，連夜專輪駛港。而在第二天一早，由廣東都督府陸軍司長鄧鏗，往邀胡漢民到都督府，僞稱有要事相商。當胡漢民抵步，則竟由朱執信代陳迎迓，當面奉上留書一通，赫然是陳炯明請胡漢民復任廣東都督。

胡漢民明知陳炯明在廣東已經深植勢力，決不是一個好相與的。因此胡漢民一再表示堅辭，孫中山先

生則以君子之腹度小人，認定陳炯明確具誠意，仍命胡漢民接篆。與此同時，廣東議會也在陳炯明的授意之下擁胡回任，只是胡漢民心知他必須獲得陳炯明的竭誠支持，方克重登寶座。他提出請陳炯明回粵重掌軍事爲條件，一餉讓徐州便唱到這裏爲止。陳炯明自港返穗，由廣東總綏靖處經略而護軍使。表面上說起來他是以整頓軍隊，籌辦民團，開闢軍用道路爲主要任務。實則他重兵在握，實力堅強，隱隱然爲凌駕胡漢民之上的第一號權力人物。

民國初葉，陳炯明否極泰來，吉星高照，那真是運氣來了推都推不掉。二年三月宋教仁遇刺，袁世凱的猙獰面目終告出現，癸丑二次革命因而爆發。起初，陳炯明自以爲他在廣東握有兵權，袁世凱的北洋軍對付廣東確也是鞭長莫及。鵝蚌相爭，在他來說反成了漁翁得利的大好機會，因此他悍然的對胡漢民、朱執信等翻臉相向。尤其當袁世凱透過廣州的土豪劣紳，極力挑撥陳炯明與胡漢民之間的關係以後，陳炯明更覺得有恃無恐。當胡漢民、朱執信邀他參加祕密會議，籌商討袁大計。陳炯明便故意出之以模稜兩可，猶豫觀望的態度。使胡漢民、朱執信極爲寒心，而且頗生畏懼，於是會議不歡而散。胡漢民、朱執信唯恐陳炯明生變，匆匆離穗之港。七月二日那一天，陳炯明便如願以償，就任袁世凱所委任的廣東都督了。

袁世凱有一個死對頭，清末迭任雲貴、四川總督的岑春煊，在清末是和袁世凱勢均力敵，相與頡頏的人物。幾次三番挨過袁的悶棍，投閒置散，乃在上海辦豆芽，做廣公。國民黨要人黃興、陳英士看準了岑春煊有兩張王牌，是爲所謂的龍虎二將：廣西督軍陸榮廷，和廣東參督龍濟光，都是岑春煊一手提拔的前

清將領。陸、龍分在桂粵握有兵權，岑春煊又在口口聲聲的要跟老袁拚個你死我活。於是二次革命將起，黃、陳便連袂拜訪岑春煊，請他出任各省討袁軍大元帥，果然兩相情願，一拍即合。於是當李烈鈞湖口起義失敗，黃、陳便使出岑春煊這一着棋，派汪精衛陪同岑大元帥附輪入粵，號召龍陸，兩廣連爲一氣，共同致力討袁。於此同時，時在香港的朱執信，胡漢民，也因為陳炯明首鼠兩端，態度不明，力請孫中山先生返粵主持方針大計。

孫先生業已表示允可。在廣州方登督座的陳炯明，一聽孫岑二公，相繼南來，難免大起恐慌。因為孫岑二公任何一位，只要一聲令下，他這個廣東督軍，勢必又要雙手奉讓了。

撥二十營重握重兵

當岑春煊命章士釗爲帥府祕書長，由汪精衛陪同，一到香港便分電龍、陸，命他們立刻加入革命陣線，起兵討袁。然後岑、汪直入廣州，與陳炯明會晤，登時就把個勢孤力單的陳炯明給唬住了。七月十八日，陳炯明乃在岑春煊的催逼之下，宣告廣東獨立，發表通電討袁。詎料，袁世凱早已料到反袁陣線有此一招，他先發制人，布陣以待，一面以重金收買粵軍師長蘇慎初、鍾鼎基，旅長張我權。一面許龍濟光以廣東督軍兼民政長，命他由梧州出兵，直取廣州。於是，岑春煊乃在廣州收到了龍濟光的覆電，龍濟光向老袁一面倒，翻臉不認老上司了，他尖酸刻薄的說：

「公與光彘昔皆臣事清朝，公若戮力勤王，光當馬首是瞻。今公南面而爭天下，光豈能從？今天下之人皆欲殺公，而光不能也。倘不如意，可來相就，光當爲公地。……」覆電一到，直如晴天霹靂，把岑、汪、陳等人，都驚呆了。龍濟光唯利是圖，認賊作父。陸榮廷即使要出兵，也礙在桂粵之間還有龍濟光的一支大軍，當然也祇好表示愛莫能助。岑春煊在廣州，正氣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又是霹靂一聲，粵軍生變，四面楚歌。遠有龍濟光樓船東下，近有燕塘砲兵即將倒戈相向。這麼一來，廣州一天都耽不下去了。岑汪與陳炯明，於是倉皇逃港。岑春煊且被袁世凱唆使香港當局驅逐出境，登輪漫遊南洋。陳炯明則廣東督軍一席，得而復失，不勝懊惱的也到了新加坡。

陳炯明在南洋諸埠浪跡兩年多，偕李烈鈞、柏文蔚等同遊。旅行各埠，向華僑籌募捐款。名義是繼續討袁，實際則爲他來日東山再起鋪路。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雲南首義。李烈鈞先期入滇，被三迤諸將推舉爲第三路軍總司令，自昆明東略兩廣。陳炯明見有機可乘，也經港重入東江，與朱執信、鄧鏗、鄒魯等攜手合作。五年元月六日，陳炯明、林海山等在寶安、惠州兩地分頭起兵。但却由於廣東督軍龍濟光防範嚴密，義師陷於苦戰。從元月初打到四月上旬，始終都在惠州附近形成拉鋸，互有進退。四月六日，龍濟光以李烈鈞的護國三軍和陸榮廷部桂軍相率來攻，被迫宣告獨立。六月六日袁世凱死，黎元洪繼，下令各地停火，廣東已入桂軍的勢力範圍。七月六日，北政府明令發表陸榮廷爲廣東督軍，朱慶瀾任省長。陳炯明在東江已無可爲，但是他仍拖到十月六日龍濟光退出廣州後，方才將東江軍事移交朱慶瀾，然後經滬

抵平，晉謁黎大總統元洪，黎爲酬庸他的討袁之功，授予定威將軍空頭銜一個。陳炯明成了野鶴閑雲，無所事事，趁此機會遨遊北國。到過山西，又出關往遊遼寧、吉林。民國六年七月張勳復辟，黎元洪被迫去職，段祺瑞馬廠誓師，孫中山先生倡導討逆護法。北京大亂，舉國擾攘，陳炯明又見獵心喜了，他立刻結束遊程，趕到上海再度投身 中山先生麾下。

七月十二日，陳炯明隨侍 中山先生，自滬入粵。同行還有章炳麟，朱執信等人。十三日抵汕頭，中山先生命章、朱、陳附艦之穗，促陸榮廷之心腹大將粵督陳炳焜表明態度。十七日 中山先生到廣州，陳炳焜、朱慶瀾等果然迎候於黃埔江岸。雙方商洽合作，起先進行得並不順利。迨至八月五日程璧光率海軍艦隊響應護法，列隊駛抵黃埔，局面開始急轉直下。九月一日，國會非常會議選舉 孫中山先生爲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。 孫大元帥乃任命許崇智爲參軍長，李福林爲親軍總司令，陳炯明爲第一軍總司令，可是麾下無兵，依舊是個空銜。 孫大元帥雖擁有海軍艦隊，廣東一省仍然是桂軍的天下。因此，陳炯明便天天吵着要統軍入閩，向外發展。桂軍調不動， 中山先生乃命胡漢民與汪精衛二人，向朱慶瀾商請撥給部隊，朱慶瀾說：

「我這個廣東省長，轄下僅有全省的警衛軍。如果陳炯明願意屈就省署親軍司令，那我可以撥二十個營給他。」

一聽有二十個營可以到手，陳炯明喜出望外，滿口應允。親軍司令便親軍司令，先把隊伍騙來再說。

然而，粵督陳炳焜却明知陳炯明一旦有了兵，必將爲他的心腹大患。於是乎釜底抽薪，調虎離山之計雙管齊下，唆令部份國會議員提案省長應由民選。甚至借筋代籌，預先安排好由陳炯明當選廣東省長。一方面驅朱，一方面用文職人員不得領軍的成例，使陳炯明將到手的二十營不翼而飛。陳炳焜的陰謀詭計激怒了朱慶瀾，朱搶先一步，立委陳炯明爲親軍司令，先撥十個營給陳指揮。

揮師入閩頓兵不前

陳炳焜用計不成，爽性扯破面皮動手蠻幹。他派部隊包圍陳炯明新設的司令部，奪走親軍司令關防。陳炯明不料陳炳焜竟會翻臉無情，嚇得匆匆離穗潛往香港。中山先生聞訊，更是赫然震怒，他派程璧光、胡漢民、汪精衛去跟陳炳焜的主子陸榮廷據理力爭。幾經波折再四交涉，歷時將近兩個月，陸榮廷方始讓步。陳炳焜、朱慶瀾雙雙去職，另委他手下的悍將莫榮新爲廣東督軍。省署的二十營親軍改編爲海軍陸戰隊，全部撥交陳炯明，但却限期入閩，不得留駐廣東省境。一場風波始告平息。

事實上，全無一兵一卒的陳炯明，正是靠這二十營親軍重新起家，再度打出他的地盤來的。而當年孫中山先生爲了代陳爭取這一支部隊，也不知費了多少心血，幾許口舌，冒過多大的危險。一人一槍，誠所謂得來不易。甚至於爲此一事幾乎和桂軍鬧翻，破裂，由而貽留下無窮的禍害。

使 中山先生二度開府廣州，又成一個凶終隙未的不了之局。護法壯舉，旋起旋落，一切努力，全都

化作了鏡花水月。中山先生爲陳炯明得這二十營兵，所付出的代價是至爲慘鉅而重大的。——十二月二日，中山先生任陳炯明爲援閩粵軍總司令。九日，陸榮廷便背叛護法軍政府，與北政府總統馮國璋暗中通款成熟，遽然發表通電主和。七年元月二日，粵督莫榮新誣指大元帥府衛隊官兵數十人爲匪，下令逮捕逕行槍決。氣得孫大元帥親自指揮艦軍開砲，轟擊莫榮新的督署，竟使聯合軍總司令程璧光也和孫先生有了隔閡。從此以後，廣州局面越趨複雜，中山先生幾於無日不在危疑震撼之中，大有度日如年之概。程璧光脫離中山先生，倒向桂軍，要求兼任廣東省長，乃遭桂軍之忌。二月二十六日遣刺客數人狙擊，中彈殞命。艱辛苦鬥之下拖到五月四日，桂軍運動國會議員提案改組軍政府，排除孫中山先生。至此，中山先生不得不辭大元帥職，留書告別粵中父老昆弟，黯然返滬，決心從事著述了。——凡此種種，可以說多半是爲了陳炯明那二十營兵所引起的。由而可想，往後陳炯明之叛，孫中心先生何以會那麼痛心，憤然說出：「什麼人都可寬恕，唯獨陳炯明不行」的話來。

民國六年陳炯明到手的那二十個營，兵力尙不及半，總共只有四五百人。可是，中山先生對陳大力支援，悉索蔽賦以助，簡直是不惜一切代價與犧牲。派許崇智、鄧鏗隨同出征，指導作戰之外，復商請程璧光，遣海圻、永丰、同安、豫安、福安五艦直駛潮汕，海陸並進，壯其聲勢，所以陳炯明入閩進軍神速，一路以破竹之勢連克龍岩、漳州、汀州各屬縣，閩西閩南迅即落入掌握。然而，正當中山先生在廣州處境艱危，滿心盼望陳炯明底定八閩，開闢一個革命新天地。陳炯明却一心一意要重回廣東，不管中山

先生再怎麼催促進兵，他反倒頓兵不前，徘徊觀望於閩西南一帶了。

五月二十六日，中山先生偕胡漢民等路過汕頭三河壩，與陳炯明會晤，親身巡視陣地，極力勸促陳炯明再度發動攻勢。六月一日，中山先生離汕赴滬，十天後陳炯明才揮師進攻。很顯然的表示，他這個仗是爲他自己打的，連給中山先生壯一壯聲勢他都不肯。六月十九克永定，七月，收降浙軍陳肇英部。自此連戰連捷，攻城略地。八月三十一日進駐漳州。可是，正當中山先生在上海大爲興奮，連續派遣大員蔣中正先生及朱執信、廖仲愷、鄒魯、戴傳賢等入閩勞軍，促陳續進。陳炯明却一味虛與委蛇，他反倒倡呼閩人治閩，主張舉林森爲省長，許崇智爲閩督。自己却牢牢掌握粵軍，盤踞惠潮汕嘉應州一帶廣大地區。勤練士卒，辦閩星報，向蘇俄大送秋波，爭取俄援，隨時隨地作打回廣東去的準備。於是列寧和他通信，早在民國九年四月二十九日，蘇俄即派代表祕密訪陳，開給他一張全力相助完成大業的空頭支票。陳炯明先伸手向鄒魯要錢，鄒魯則轉向莫榮新尋求接濟。其後，他又在汕頭開採錫礦，獲利無算。八閩原可一鼓蕩平，陳炯明却反向北洋系的閩督李厚基祕密通款，訂約劃界分治，互不侵犯。中山先生在上海苦盼陳炯明平閩，望眼欲穿。民黨要人絡繹于途，勸得舌蔽唇焦。陳炯明則始終按兵不動，打他自己的如意算盤。此所以連他的昔日老師，往後最親密的同志朱執信，都以無比沉痛的絕望心情，上書中山先生，說他對陳炯明實在是毫無辦法了。唯一可行之策，只有請孫先生親自去漳州督促。朱執信信函中有謂：

「競存（指陳炯明）處力量費盡，疲頑如故。此際感情已傷，留亦無益。故決計先來滬一呈彼間狀況

……對付競存之法，仍以先生電彼，告以日間到漳爲上策。此層爲彼所無可如何者，而彼又深知先生一到，桂必攻彼，無可猶豫也。」

粵軍回師驅逐桂軍

民國九年八月，盤踞廣東的桂軍與直系軍閥和海軍相勾結，自粵攻閩，決心掃滅陳炯明這個眼中釘，心頭刺。許海軍事成以後，將福建地盤劃歸海軍。於是海軍總司令林葆懌，向陳下哀的美敦書，預先通知，海軍艦隻即將進入閩境。陳炯明這才決定「先下手的爲強」。八月十二，誓師伐桂。國民黨人立刻全力配合，在廣東各地高呼，「粵人治粵」的響亮口號，並且發動民衆，起而支援。於是陳炯明一出兵便獲勝利。十六日連克大埔、潮州與梅縣，二十一日進抵汕頭。中山先生聞訊立刻致電祝賀，歡欣之情溢于言表，茲誌全文如下：

「汕頭粵軍陳總司令鑒：請轉粵軍各路司令暨前敵諸將領均鑒：得悉陳總司令電知粵軍分路進兵，所向大捷，連得名城險要，使敵聞風而潰。良由執事等指揮素定，謀勇兼優，捷報傳來，欣喜無量。由此綏定百粵，預祝最大之成功！孫文，箇。」

當年 中山先生的欣慰興奮之情，以及他對陳炯明的寄望之殷，可在 中山先生致 蔣中正先生的一函中，很明顯的看得出來。 中山先生十月二十九日致 蔣先生函中有云：

「介石我兄惠鑒：競兄（指陳炯明）此番回粵，實舉全身氣力，以爲黨爲國，吾人亦不惜全力以爲競兄之助。同德同心，豈復尋常可擬。我望競兄爲民國元年前之克強（黃興），爲民國二年後之英士（陳其美），我即以當時信託克強英士者信託之。我所求者，惟期主義政策與我一致，即我所謂服從我三十年來共和主義，而豈若專制之君主，以言莫予違爲得意耶？兄與英士共事最久，亦知我所以待英士矣。……執信忽然歿折（九年九月二十一日，朱執信爲陳炯明作前驅，隻身往虎門要塞策動獨立，被亂兵亂槍射死），使我如失左右手。計吾黨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膽照人者，今已不可多得。惟兄之勇敢誠篤與執信比，而知兵則又過之。……孫文，十月二十九日。」孫中山先生係在十月五日，特派蔣中正先生趕到汕頭，指揮粵軍作戰的。蔣先生抵汕後，重新佈署粵軍，相持的局面迅即打開。二十一日，蔣先生親率第二軍力克粵中第一險要惠州，二十五日克石龍，二十六日下廣州，莫榮新倉皇夜遁，全粵底定。而陳炯明却是在十一月一日方才進入廣州城的。所以民九粵軍回師之役，實以蔣中正先生居第一功。可是陳炯明一到廣州，旋即在戰略上與蔣先生發生歧見，他包藏私心，置西江要地肇慶於不顧，反將大兵遣往北江。蔣先生眼見所謀不合，乃留書切責，毅然離粵。緊接着許崇智也憤憤然的到了上海。居心叵測的陳炯明，却在蔣先生登輪以後，馬上就改用蔣先生的戰略。蔣先生十二日抵滬，二十五日，粵軍便進佔肇慶、廉州，西江肅清，迫使桂軍全部撤出粵境。

於是，十二月二十九日，中山先生偕伍廷芳、唐紹儀等重返廣州，正式恢復軍政府。以唐紹儀主財政

、伍廷芳長外交，而陳炯明則一身兼五要職，計爲軍政部長、廣東省長、粵軍總司令，其後又兼內政部長、國民黨廣東支部長，廣東的黨政軍大權，都集於陳炯明一身。

親痛仇快阻撓北伐

民九粵軍回防之役，「實舉全身力氣」的不是陳炯明，倒是國民黨。惠州、廣州兩場硬仗，全靠蔣中正先生指揮若定，奇兵制勝。朱執信爲說降虎門砲台桂軍竟以身殉。中山先生在戰事進行時期，函電交馳籲請湘滇閩諸鄉省出兵赴援，甚至請浙督（北洋皖系）盧永祥接濟槍械。在萬分困難的情形之下，還湊集了十五萬三千六百元軍費，匯給錫礦在握，腦滿腸肥的陳炯明，真可以說是每一分力量都盡到了。可是，重攬廣東，宿願獲酬以後的陳炯明，却處處不買中山先生的賬。反倒引入共黨頭目陳獨秀、陳公博等，與中山先生則時相齟齬，意見參商。陳炯明的倒行逆施，親痛仇快之舉，當年看得最透徹的，首推蔣中正先生，民國十年一月四日，蔣先生在寧波函廖仲愷，即已料定：「將來一場無結果。」而事實表現，則不幸而言中。當十年六月，陸榮廷捲土重來，再犯粵東，孫中山先生對廣西下總攻擊令，一聲號召，滇軍朱培德、黔軍谷正倫、粵軍將領許崇智、黃大偉，乃至閩軍李福林、贛軍彭程萬，一致自動投効，納入麾下，向桂進兵。中山先生再請蔣先生入粵領軍，方祇兩月，便救平八桂，兼有廣西，陸榮廷隻身逃往安南。那時節，正值川鄂、湘鄂戰起，中山先生和蔣中正先生都想趁勝利餘威，大舉北伐，徹底

肅清北洋軍閥，登兆民於衽席。可是，陳炯明却已與北洋直系相勾串，被曹錕吳佩孚所收買。他一再藉詞延宕，拒不從命。實在催逼不過，他便猖獗然的說道：

「民國二年二次革命，胡漢民一定要我出兵反袁世凱，實在害苦了我。如果那時候我不反袁，在廣東幹到現在，豈不是什麼都好了嗎？」

可是，中山先生北伐決心，不屈不撓。十年十月十五日，他親赴南寧，與陳炯明治商北伐事宜。懇摯的對陳炯明說：

「我北伐成功，因然不必回兩廣。敗呢，我也無顏再回來。兩廣的事由你主持，祇希望不要阻我北伐，並且切實接濟餉械就儘够了。」

狡獪的陳炯明，登時便耍了一手金蟬脫壳之計。報告中山先生，說他願意馬上回廣州，籌辦北伐軍的餉械。中山先生信以為真，點下了頭。於是陳炯明乃於十一月九日返穗。其實，他回廣州所要辦的「正事」，是接見俄共代表馬林，甘心情願的爲馬林「利用矛盾擴大矛盾」的卑劣伎倆所驅使。無怪馬林在會晤陳炯明以後，得意洋洋的告訴汪精衛、廖仲愷說：

「陳炯明和孫先生，一定不能相容！」

暗殺鄧鏗捕廖仲凱

馬林在利用 中山先生與陳之間的矛盾。另一方面，共黨頭子陳獨秀，也在暗中大力進行共黨「聯陳倒孫」的陰謀。再加上北洋軍閥曹吳的重賄，陳炯明的動向，已如司馬昭之心，路人可見。至此，中山先生決心破釜沉舟，請 蔣中正先生擬訂北伐作戰計劃，獨力誓師北伐。十一年二月三日，中山先生正式下令全軍北上，以李烈鈞統軍攻江西，許崇智一軍出湖南。中山先生則準備把大本營從桂林移到韶關。詎料，陳炯明不但不肯出力支援，反倒極力阻撓。當時，奉系首領張作霖，特派代表李紹白到桂林謁孫，約定南北兩路，夾擊曹吳直系軍閥。湖南督軍趙恆惕更遣使恭迎 孫先生入湘，祇求 孫先生，每月撥發軍餉十萬元，子彈一萬發。孫先生尙不知陳炯明有變，欣然下令照辦。那裏想到陳炯明利用機會猛扯後腿，威脅利誘趙恆惕，要他阻止 孫先生的北伐軍進入湖南，條件是照數撥給餉彈。於是湖南將領和各地方團體一改初衷，聯名通電，拒絕北伐軍假道。大軍將發，遭此阻撓，只好改道湘南。——却仍引起湘中各界的激烈反對，使北伐軍入湘一路無法通過。接下來，仗義勇爲，唯一接濟北伐軍糧餉的粵軍參謀長鄧鏗，竟在廣九路大沙頭車站被陳炯明的堂弟陳連生等，賄買凶手加以暗殺。孫先生、蔣先生和胡漢民、許崇智等在桂林聞耗，不禁爲之失聲慟哭。然後，陳炯明的老搭檔馬育航又潛赴浙江，代表陳炯明勾結浙督盧永祥，在報端公開發表談話，堅決否認陳炯明有意北伐。種種跡象，證實了陳炯明蓄意謀叛，竭力阻撓。孫先生沉痛的寫下告同志書，其中有謂：

「文（孫先生自稱）率北伐諸軍，次於桂林時，以爲陳炯明雖不肯自赴前敵。後方接濟，當不容辭

。初不意其陰蓄異謀，務欲陷我於絕地。半載有餘（按此書發表於十一年九月十八日），種種異謀始漸發覺；其一，文自桂林出師，必經湖南，而陳炯明誘惑湖南當局，多方阻礙，使不得前，其函電多爲文所得。其二，諸軍出發以來，以十三旅之衆，而行軍費及軍械子彈，從未接濟。滇黔諸軍，受中央直轄者，並伙食亦斬而不與。屢次電促，曾不一諾。綜此二者，一爲阻我前進，一爲絕我歸路。及糧餉告絕，接濟不至。北伐諸軍，不爲流寇卽爲餓殍，計無所出，始有改道出師之舉……」。

孫先生爲什麼要在此一公開函件中說：「及糧餉告絕，接濟不至呢」？那是因爲大軍開拔之前，孫先生曾以非常大總統的身份，命財政部長廖仲愷在廣東省銀行提取了二百萬元紙幣，暫充大軍餉糈，廖氏卽因此事觸怒陳炯明。十一年六月十三日，陳命他的部將葉舉出面，誘廖氏赴石龍陳炯明總部，當場扣押。其後廖妻何香凝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獲准前往探監。眼見與陳炯明訂交垂二十年之久的廖仲愷，頭部、手臂，足踝被繫上三重鐵鐐，鐵索叮嚙，形容慘怖，兩夫妻尙且不准交談一語。何香凝曾爲之號啕大哭，力斥陳炯明負義背盟。廖仲愷的這一次縲絏之災，歷時六十二日始獲釋放。

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，孫先生下令在桂各軍全體總動員回師返粵。四月十二日，蔣先生親率大軍集中梧州，一舉遮斷粵桂聯絡，使陳炯明的親信部隊葉舉、熊略、翁式亮、陳炯光（陳炯明之弟）、楊坤如、陳章甫、邱耀西、羅紹雄等部一概陷在南寧，無法撤回廣東。兵臨城下，具雷霆萬鈞之勢，陳炯明這才大起恐慌，於是前倨後恭，判若二人。他請鄒魯代爲轉圜，表示願卽通電辭職。倘若孫先生允其留任，陳

炯明保證將全力担任北伐軍的餉械供應之責，並將先行籌撥一百萬元軍費。孫先生當時不忍對陳炯明有所處置，寬大爲懷的答覆鄒魯說：

「很好。只要他來見我，一切都好商量。」

陳炯明犯上作亂，心有內愧。他不敢到梧州面謁孫先生。這時候，扭轉乾坤，取得優勢的蔣中正先生，極力主張先除內患，再圖中原。請孫先生乘陳炯明主力滯留八桂，揮師東向，直搗石龍、惠州，將陳炯明的邪惡勢力一舉撲滅。然後回師廣西，殲除南寧一帶的陳炯明主力各部，正本清源而後揮師北伐，完成中華民國的統一。

但是，孫先生另有看法，他認爲奉直戰爭方烈，時機不容坐失。倘若他親自督師北伐，仍舊貫徹兩廣交付陳炯明的前議，陳炯明死裏逃生，必定感奮，北伐目的仍可順利達成。因此孫先生決定免却誤會，下令北伐大軍不准經過廣州，而遶道北江，進抵韶關、南雄、仁化一帶集中。於是，二十日命令下達，消息傳出，梧州將成真空地帶。陳炯明便如涸轍之鮒，得慶重甦——其實當時陳炯明業已天奪其魄，吓得率部撤出廣州退保石龍、虎門。二十一日，葉舉、陳炯光諸叛將便如逢大赦的發表通電，將自南寧回師返穗了。

蔣中正先生的卓見勝算未蒙採納，又知陳炯明必叛，北伐大舉將成泡影，因而去志沛然以興。孫先生聞悉，親往懇切挽留，孫先生對蔣先生說：「此時你若走，則我與汝爲（許崇智字汝爲）機能全失

。人無靈魂，軀壳何用？」

蔣先生誠然被感動得淚下沾襟。可是，考慮再四，不欲煩添 孫先生的困難，毅然夤夜啓程返滬。當夜熟眠舟中，還在夢中高呼：「率隊過江，封輪赴粵！」使一船乘客爲之驚起。

四月二十二日，孫先生由梧州經肇慶、三水、石圍塘返抵廣州。是時北伐各軍已在韶關、南雄一帶集結。孫先生下令免除陳炯明所有兼職，命其專任陸軍部長。陳炯明却在孫先生抵穗的前一天避到惠州去。五月四日，孫先生再以陸海軍大元帥名義下達北伐令，六日進駐韶關，親授北伐諸軍作戰方略。可是，南寧粵軍葉舉、陳炯光等部在五月八日即已開回北江，進佔肇慶。葉舉等部共有五十餘營，得寸進尺的長驅直入廣州城。陳炯明死灰復燃，聲勢丕振。於是由葉舉等人領銜，電請陳炯明復任粵軍總司令兼廣東省長，驕兵悍將，拔扈囂張。不過，孫先生仍能鎮靜自如，置之不理。五月九日在韶關重行誓師典禮，命李烈鈞、許崇智、黃大偉三軍攻江西，這三支革命軍以孤臣孽子之心奮勇前進，迅即攻克龍南、虔南、南安、新城、信豐、南康、崇義、雩都進而向贛州合圍，顯見北伐之舉大有可爲。然而，陳炯明所部却在廣州密謀響應曹錕、吳佩孚，屯兵省城暨白雲山等處，廣州百姓一夕數驚。財政部長廖仲愷以陳部不斷滋擾，庫存安全堪虞，力請孫先生返穗坐鎮。胡漢民反對，孫先生不聽，命胡漢民爲大本營留守，只帶了一批衛士，孫先生返抵羊城，陳炯明又避往惠州。此時，孫先生致電蔣中正先生，是爲當年最重要的一頁歷史文獻，全文如左：

「……立轉介石兄：粵局危急，軍事無人負責。無論如何，請兄即來助我。千鈞一髮，有船即來！」

孫先生在六月一日輕車簡從返抵廣州。六日，即接獲報告，陳炯明將有異圖，請速返韶關。但是孫先生不以爲意。十三日，捷報南來，北伐軍勇克贛州，搜獲陳炯明通敵謀叛證據。同一天，陳炯明圖窮七見，祕密下達對孫先生的「總攻擊令」。十四日下午，由鍾景棠攜往廣州，是日廖仲愷被捕，鄒魯脫險逸去。

驕兵悍將結局淒慘

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凌晨三時，陳炯明公然叛變，發兵圍攻觀音山總統府。四千餘名叛軍瘋狂進攻，彈如雨下。孫先生的警衛團長陳可鈺率部力抗。所幸孫先生先已獲報，由祕書林直勉、參軍林樹巍攙扶離府，直赴海珠海軍總司令部，然後登上楚豫艦，指揮海軍發炮轟擊叛軍。嗣即率艦力戰，討伐陳炯明。十九日下令北伐軍自江西回師戡亂，苦戰至二十三日，遷往永豐艦，繼續奮戰。孫先生八十一歲的老友，外交部長伍廷芳竟以悲憤致卒。二十九日蔣中正先生從寧波趕到粵海，登永豐艦與孫先生同生死，共患難。這最艱辛的一仗持續到八月九日，因北伐軍回師失利，孫先生痛感粵事已無可爲，方偕蔣先生轉乘輪船，經香港回上海。陳炯明於十五日回到廣州，僭號粵軍總司令，却也成爲國人皆曰可殺的亂臣賊子，受盡國內外輿論的抨擊指責。連他的同路人中共頭子陳獨秀，也不得不迎合時論，譴衆取寵，痛